

目 录

前摇言摇自言自语

第一章摇天生我才

第一节摇五彩童年摇小荷初露尖角	(员)
第二节摇中学时代摇无忧无虑少年	(员圆)
第三节摇工人阶级摇巧手如鱼得水	(员四)
第四节摇大学生涯摇青春意气风发	(猿)
第五节摇义砸“铁碗”不当国家干部	(源)
第六节摇创业之初摇历尽艰难之路	(缘)
第七节摇“点子大王”倡咨询策划业	(苑)

第二章摇点遍中国

第一节摇贵摇州

摇摇第一次政府规格接待

天天上头版受宠若惊

第二节摇湖摇北

摇摇三镇江边从喝酒说起

黄石旋风引服装话头

第 三 节 摇北摇京

摇摇摇“北大”出书开咨询热门

“点子”系列从此热中国 (页码)

第 四 节 摇天摇津

摇摇摇首次面对面收费咨询

从此鸭子上架“新境界” (页码)

第 五 节 摇江摇苏

摇摇摇新闻界热炒“点子大王”

餐饮业谋化经营之道 (页码)

第 六 节 摇河摇北

摇摇摇电台报纸火爆石家庄

现场求答百官考何阳 (页码)

第 七 节 摇黑摇龙摇江

摇摇摇面对众领导三点警告

点子变策划语惊四座 (页码)

第 八 节 摇山摇东

摇摇摇济南府大讲自我设计

城市名牌战略出齐鲁 (页码)

第 九 节 摇广摇西

摇摇摇南宁学生鲜花迎病号

北海领导出席新闻会 (页码)

第 十 节 摇浙摇江

摇摇摇“上有天堂”鲜花簇人飘

下有“地狱”枪口指背心 (页码)

第十一节 摇云摇南

摇摇摇红塔山下客观话烟草

玉溪城中最恋音乐家 (页码)

第十二节 摇河摇南

摇摇摇新乡威风锣鼓震天响

许昌细谈产品周期论 (猿园)

第十三节 摇湖摇南

摇摇摇企业“尖刀效应”闯出路

“报告”耐心补课为一人 (猿园)

第十四节 摇广摇东

摇摇摇改革前沿演示会试刀

宾馆策划留争议再看 (猿怨)

第十五节 摇江摇西

摇摇摇英雄城何阳行动正火

出点子六误区需慎防 (猿园)

第十六节 摇辽摇宁

摇摇摇大连名牌市长“出风头”

鞍山跨行销售“提高度” (猿园)

第十七节 摇内蒙

摇摇摇下发红头文件听报告

抛砖引玉创造咨询学 (猿园)

第十八节 摇上摇海

摇摇摇何阳来敲上海人脑袋

策划作报告分文不取 (猿园)

第十九节 摇吉摇林

摇摇摇汽车电影有形资产大

创名出名无形资产先 (猿苑)

第二十节 摇海摇南

摇摇摇椰树椰岛椰风三集团

领导名牌市场三法宝 (猿苑)

第二十一节摇安摇徽

- 摇摇摇摇一见如故企业家爱才
为学生口子酒厂相助 (源四)

第二十二节摇宁摇夏

- 摇摇摇摇落后区先改观念落后
效益丰何止经济效益 (源四)

第二十三节摇四摇川

- 摇摇摇摇天府之国企业“借外脑”
蓉渝春暖清风“龙门阵” (源四)

第二十四节摇陕摇西

- 摇摇摇摇西安建材行业巧规化
宝鸡商业群体妙考察 (源四)

第二十五节摇甘摇肃

- 摇摇摇摇雾里看花学习有门道
道破天机报告藏技巧 (源四)

第二十六节摇新摇疆

- 摇摇摇摇企业家不是车间主任
差异区别六方面分析 (源四)

第二十七节摇青摇海

- 摇摇摇摇龙脉源头有感欲点“龙”
叹伤心智无奈搏华夏 (源四)

第三章摇智搏华夏

引 摇 子摇 (源四)

第 一 节摇法律无情摇记者确是有意 (源四)

第 二 节摇刨根问底摇舍本还要求源 (源四)

第 三 节摇农民事件摇好心未得好报 (源四)

源

第 四 节	摇无中生有摇初尝新闻炒作	(源怨)
第 五 节	摇顺手牵羊摇充电器成事件	(源缘)
第 六 节	摇泾渭分明摇评“点子交易会”	(缘园)
第 七 节	摇风云突变摇暴风还有骤雨	(缘怨)
第 八 节	摇上屋抽梯摇欲擒还需故纵	(缘怨)
第 九 节	摇先礼后兵摇以逸方可待劳	(缘园)
第 十 节	摇有备无患摇天时地利人和	(缘怨)
第 十 一 节	摇知己知彼摇方能百战不殆	(缘怨)
第 十 二 节	摇起诉时机摇该出手就出手	(缘园)
第 十 三 节	摇法院受理摇再行借风使舵	(缘怨)
第 十 四 节	摇突破一点摇趁热才能打铁	(缘怨)
第 十 五 节	摇“围魏救赵”声东还要击西	(缘园)
第 十 六 节	摇破釜沉舟摇当机立断行事	(缘怨)
第 十 七 节	摇釜底抽薪摇善行自有善报	(缘园)
第 十 八 节	摇唇枪舌剑摇笑里当然藏刀	(缘怨)
第 十 九 节	摇节外生枝摇咨询业大讨论	(缘怨)
第 二 十 节	摇摧枯拉朽摇直捣根基黄龙	(缘园)
第二十一节	摇得寸进尺摇教训穷寇莫追	(缘怨)
第二十二节	摇何阳胜了摇华夏终有晴天	(缘园)
第二十三节	摇围点打援摇江城执法如山	(缘怨)
第二十四节	摇无言结局摇同志仍需努力	(缘园)

补遗：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摇福摇建

摇摇摇摇青出于蓝胜于蓝

九八岁末热东南

(缘缘)

写 在 后 面 摇

(远园)

再 版 后 记 摇

(远缘)

摇 前摇言

自言自语

美国人编造了一个名叫“~~云~~~~刺~~~~摩~~~~斯~~~~克~~~~恩~~~~斯~~~~特~~”的人物，是个智商仅有~~有~~的智障，借助这个弱智人物的眼光去放眼观察世界，通过他单纯的思维以及善良的个性，描绘出美国自~~缘~~年代到~~怨~~年代的历史变革。虽然在~~源~~年间，美国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是弱智的他突破智能、语言等等方面的局限，以一贯的真诚以及天生的直觉行动，反而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与中国人所谓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人就是美国荣获 远项奥斯卡金像奖的巨片《阿甘正传》的主角——阿甘。

我，出生在~~员~~~~缘~~年，后来才知道是“愚人节”的那一天。由于早产，体重不到 圆公斤，医生说，难活。好在智力没问题，成人后经北京权威医院的机构测定，智商仅差了两分就获得满分，为超超常。

我，虽然不能编写中国~~缘~~年代到~~怨~~年代的历史，但是毕竟，或者说很幸运地生活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经历过每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四·五”事件、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等等重大事件，我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

~~员~~~~缘~~年，反右伊始。我还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竟然因为出麻疹，延误了母亲慷慨激昂的“鸣放”发言，而由另外一位代替。不久这个人就按比例被打成右派，另行发落。后来母亲还说：“你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救了我一命。”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非常艰苦，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限量凭票。我当时仅仅是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为了生活什么都肯干：在楼边去种菜、到江边上捞鱼……很小就开始去做那些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来为我们家的餐桌上增加一些副食——我用一些手段和工具，利用最古老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自己制作水下炸弹，到江边去炸鱼。

“文革”中我凭着一手“仿毛体”“仿林体”的绝活，虽出身不好，也混进革命队伍成了红卫兵。

“四·五”时，我带着红袖标，挂着工人民兵的牌牌，站在保卫人民大会堂的队伍里，虎视眈眈地看着“一小撮阶级敌人”闹事……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也上街游行。

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则进入了大学，主攻化学专业。源年的大学别的不说，利用愿个寒暑假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名山大川，美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作为第一批“下海”的人员，进入了这个“海”的世界。在当时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剃头刀比手术刀更值钱等等牢骚在公众之中广泛流传。1985年，我由研究所起步，凭借知识的力量获得猿项国家专利，用“纯”知识盈利。

1984年怨月员日，《人民日报》，一篇《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的头版新闻，使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令众多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抱怨和牢骚，大胆地投身于市场经济。重要的是提出和倡导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咨询策划业。评论员文章指出：“好点子也是‘紧俏商品’。允许卖主意，踊跃买主意，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巨大进步。”“经济发达国家早已有专门为企业出主意的公司了。在我国，何阳先行一步。人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大胆解放思想，开拓更多朝气蓬勃的新事业，填补我国第三产业方面的一些空白。人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这些敢为人先的开拓者。”从此唤起了人们对咨询策划业的

关注，也就是说中国的咨询策划业，从这天起被大家认识到了，尽管它还刚刚开始，还不成熟。感谢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为大家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令国人关注和了解到了这样一门新兴行业。我很荣幸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启动了这一行业，成为它的先行者。

1982年 7月 13日的《中国青年报》以及同年 8月 15日的《人民日报》、《市场报》的头版新闻，把我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热点人物！从此我便成为了新闻的焦点，与中国的咨询策划业荣辱与共颠簸起伏，所到之处无不轰动。随后全国各地的邀请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我开始为全国 16大城市巡讲报告会做准备，不久又扩展成为全国大中城市报告会、全国百所大学巡讲报告会，受到了莘莘学子的热烈欢迎，从北国的大庆到南国的海南岛，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西域新疆的伊犁，成为走遍中国的报告人。此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国内外千余家新闻媒介报道了关于我的种种传奇事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还以此为背景专门编排了相声《点子公司》。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和要求，我以“点子”为基础，逐步发展为企业大型策划，从项目论证、资金筹措以及营销战略等等。点子开始升级。但是不管怎样，我离不开“点子”。1984年来，我曾经历过面对 160多个企业家将思考许久的问题“轮番轰炸”式的提问，面临过近 160行业的各种咨询。省长、市长、企业家、大学生乃至个体户听我讲演五六个小时，把他们“钉”在座位上不走。我还担负着北大博士研究生和人大 16名 16岁的教学和培训任务……我每天的工作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问题，按北京话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空侃大山的”，没有胆略和本事行吗？他们是“骗”得了的吗？在此书中，我将把其过程和思维方法一一陈述给大家，以供参考。同时将许多成功的或者失败的企业家以及他们曾经轰动一时的“壮举”，经过我的分析和整理介绍给大家。

在此书中，我对后来接触到的所有的策划人也进行了评说，目的是希望大家对咨询策划业有一个了解，让老板知道应该让策划人帮助他们做什么，不应该让策划人做什么，什么样的策划人更适合他们。同时也希望那些刚刚出道和将要出道的策划人以我为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还将描述我在走遍中华大地时遇到的各种趣闻和难题，以及和我国一些文体“大腕”的合作经历，同时悼念英年早逝的好友洛桑、陶金还有上海播音员安琪。

我是第一个被引入在新闻争论之中的人物，《经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因为“农民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中国青年报》这次争论的始作俑者给《经济日报》的一封“休战信”为结束。随着我在全国各地的讲演以及为企业咨询策划，第二次新闻争论又开始了，这一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一次缘年前的技术转让案为引发点。而这次“事件”的发动者，竟然还是“农民事件”的那几个人。他们以为这回找到了“机会”，再一次把我变成公众的热点。懂行的和不懂行的都说“点子大王”这回“死”定了！但是我没有死，相信在这个开明的时代一切可以分出青白。在一些正直和善良人们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法院作出了否定仲裁委的判决，发表有关我的“新闻”的报纸不得不更正或者道歉……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又一次反败为胜”！可是在这一年里我不得不花费十倍的精力和百倍的智慧与一些和我同样聪明的人士搏斗，内耗着双方的才华和青春，我感叹和内疚这些才华没有用在祖国的建设之上，因为我们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儿女将智慧奉献……

这两次“新闻事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未必真对“农民”或什么“技术转让”纠纷感兴趣，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然，我要感谢那些给我不断“提醒”的记者和报社，因为在盛名之下，我作为一个凡人，自然也逃不脱俗气和浮躁的毛病，自然也会“不知道姓什么”。正是由于他们的“小打小闹”，才不至于使我“大衰大落”，甚至像许多“改革英豪”那样堕落成囚犯或者饮

命黄泉.....

任何一个人物的出现和事件的发生，如果能够得到新闻和政府的关注都是“社会的需要”，而这时的“个人”或“事件”也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在不断变化，“个人”也要变化和调整，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现在我将全部的过程和各种原始档案和文件公布和叙述给大家，以供那些研究法律或者关心谋略以及所有参与的人士借鉴和反思，同时将我自己的忏悔和反思袒露给大家。

有人说让别人来写前言比较好，这样可以放心大胆地吹一吹。

我想：不必了，还是自言自语为好。

第一章

天生我才

第一节

五彩童年摇小荷初露尖角

员缘年源月员日，这个被西方人称为“愚人节”的日子，我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因为太早，体重还不到圆公斤。医生操着上海话说，这孩子不好活，能活就了不得！妈妈不甘心，把我放在保温箱里精心喂养，小小禾（何）苗，只有靠太阳才能活，就叫他何阳吧（许多年以后，那个老医生见到我——已经长成员米愿的大个，哈哈大笑。我说阳阳了不得吧）！

妈妈没有奶，我靠吃奶粉长大，每当看到“光明”牌奶粉广告，妈妈总要加上一句，阳阳就是喝它长大的，还是国货好。

员缘年，反右伊始。上级号召“给党提意见”。父母当时在“黑色冶金设计院”工作，知识分子成堆。大家纷纷开始“鸣放”。我母亲年轻时声音洪亮，一副天生的好嗓子，经常在文艺会演中领唱，当然播音也是一流的。大家就推举她下午在会上念大家的意见稿，母亲异常兴奋，积极准备，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因为她的出身不好，父母亲解放前夕音讯全无，所以这样的信任则不能放过。正要充分发挥之际，不料托儿所突然打来电话，我出麻疹了，让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妈迅速去接。妈妈当然不乐意，所长发了火说，你还想让全所孩子都传染上啊！妈妈不情愿地将稿子让给了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回家照顾我去了。

风云突变，这一年 苑月 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有近 缘万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民主人士被划成“右派”。其中就有替我母亲发言的那个姓张的年轻人——后来创作出《上海姑娘》、《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唐明皇》等作品的著名作家张弦。

后来母亲还说，我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救了她一命。

不久，又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每家几乎把所有能够炼铁的原料都捐了出去。大家一个念头，只要钢产量上去了，国家就一定会富强，就一定会超过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而提高钢铁产量，自然就会想起过去在解放战争中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经验。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和他的领导者一样朴实，希望用热情和愿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忽略和违背了客观规律。在没有一些必要的科学条件下，几乎所有能炼钢的地方全部都成了“炼钢”厂，机关的大院、学校的操场、农村的场院……各种方法五花八门，只要能将铁熔化了了的装置都被人民群众创造了出来。学校无心上课全部投入了炼钢。农民几乎所有的强壮劳力也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没人去种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炼出一些让“黑色冶金设计院”的专家们哭笑不得的“物质”。劳而无功的经济结果给狂热的美好愿望画上了一个无情的不等于符号。后来许多人回顾这段历史时都以“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来定论。

在大跃进和反右斗争中，好在工作任务很重，父母也就平安无事。但是狂热的后果自然变成了苦果，由于大食堂的吃光分净，加上副食和肉类的奇缺，以及在大跃进中的一些杀鸡取蛋的做法，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使全国陷入了大饥荒。由于大多数是“自己”造成的苦果，所以尽管饥荒遍地，但是农民们

并没有“揭竿而起”。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一起咬着牙，硬是挺过来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

后来母亲下放到河南，父亲在北京。那个年代，因为革命工作，夫妻两地生活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因为年龄小，就一直跟着母亲。母亲是学医的，在农村很受欢迎，当地老百姓把她称为“神医”，因为她治好了许多当地人认为肯定要命归黄泉的人。后来母亲回忆说，哪里是她有什么高招，只是当地人从来都没有服用过西药，所以一旦用药，效果特别好。所以才有“神医”之说。不过我确实领教过母亲的高超的医术。我在工作后有一个好友，他母亲患有轻度的精神病，有一段情况不太好。我母亲看过之后，就停止她过去的用药，而给她重新用了一种进口西药。每回送给她时，她都万分感谢，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要不是有关系怎么能够吃上这种据说是首长才能用的进口西药呢？果然服用半年以后，平安无事。我的朋友感谢我母亲，说半年来，拿了那么多进口药，担了那么多风险，现在母亲病好了，真是不知怎么感谢才好。我也佩服母亲的“手段”，因为尽管公费医疗她掌握着药品的发放权力，但是拿那么多药，可确实不容易，特别是贵重药品要登记，数量有限，不是可以随意发给任何人的。看来老实了一辈子的母亲，也曾“出手不凡”。过后我向母亲讨教，母亲苦笑着道出秘密，哪里是什么进口药，我采用的是精神疗法……我真打心眼里佩服我的母亲，钦佩她的医疗艺术。

“文化大革命”的兴衰，即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还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整整八年。这两篇文章，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整个八年中，我也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毛头小伙，虽然我没有学到像现在孩子那么多的书本知识，但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了社会，有更多的时间玩耍，真正实现了“玩够了再学习”的理想。

1966年，那时我刚满12岁，小学三四年级，刚刚学完了汉语拼音和认一部分字，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记得那是夏天的时节，突然说我们不上课了，要闹革命。尽管我们当时不懂什么是革命，但是不上课，尤其是大家一起都不上课，确实令我们欣喜若狂。可怜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连汉字都没有学多少。也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我至今经常写错别字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最先用电脑写字的原因之一，而且采用汉语拼音输入方法，只要能读音，字马上可以“写”出来了。“文革”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上课了。由于我的出身不好，不可能和其他的红卫兵一起冲冲杀杀，锻炼自己的造反精神，因而也没使我以后变得“惨不忍睹”。我住的那个楼，被称为高干楼，因为母亲是医生，也恰恰永远是“高干”——为高干服务。我一直和他们的子女们作朋友。“文革”期间，高干都变成了牛鬼蛇神，别人不和我们玩，我们自己反而自成一派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给老百姓最深最直接的教训是物质财富的极大缺乏。我在“三年困难”时期，就随父母来到武汉，那时家家户户都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养鸡养鸭。那时的鸡鸭似乎都很聪明，白天到处打野食，晚上竟然可以自己上楼，各自回自己的家。楼道里全是鸡窝，整个一个“都市里的村庄”。“文革”开始以后，养鸡养鸭、种瓜种豆成了资本主义，大家一心一意搞革命。但是毕竟物质供给越来越紧张，所有的东西都靠发票证来解决，整个一个具体的“计划经济”。当时有一句话，湖北的票最多，肥皂票、火柴票、豆腐票、火石票等等。物质贫乏到了极限，但精神上可不贫乏，整天你打我斗，老“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因为多年的斗争，没有中间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就肯定是资产阶级，不是黑色就肯定是白色，没有任何中间色可选择。认为猫要么是黑色，要么是白色，反正没有花猫和黑白相间的猫。所以干部如何小心也很难保证不站错队伍，整天岌岌可危。不过经济待遇颇为平等，书记（相等于现在的总经理）和工人工资一样多，所
源

以这可能是现在有些人“怀念”过去的原因之一吧。说句简单点的话，当时生活中的一切必需品都是靠各种票证构成的分配，没有票就什么也买不了，不管你是什么干部。据说当时北京的高干有一个特供商店，外地的干部恐怕还是要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而票是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而分配的（与职务无关）。记得我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酒票，这票是限制购买的一种附加凭证，毕竟可以了解当时的物质奇缺。而像我们这样的一帮小孩子自然承担采购的重任。我作为一个小头头，带领着一帮小哥们小姐妹，每天凌晨相约为伴，挎着菜篮子，手拉手在凛冽寒风里或是在夏日的昆虫鸣叫声中出发了。一大早到菜市场去排队，确实也很得意（注意，绝对自愿，没有大人强迫），别看年纪小，可已经有了统筹计划的概念。我年龄最大，去排最艰难的鱼队，而其他则按照各自的特长去排队，肉队、菜队、豆腐队等等，年纪小的，仅仅传递“情报”就行了。这样就避免了排远队。但一个家庭一个月两斤肉是绝对不够的。我是在长江边上洪湖湖畔长大的，而湖北又是一个多水的地方，有水就有鱼。想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如何去自力更生呢？捞鱼？没有鱼网，也很危险。看了《地雷战》，我想到了炸鱼。对一个孩子来讲，自己做炸弹，难度可想而知。俗话说：一硝二磺三木炭。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是我们老祖宗早就掌握了，现代的人总要比古人聪明吧，何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小兵”呢。我们分头行动。硝，原来知道就是硝酸钾（我后来就读于化工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专业，可能和这些经历有关）。听大人说，可以从盐碱地里熬出来，叫“熬硝”，我们就到附近的农村里，挖了几包土，高高兴兴地背回来。如何分离提取（原谅我现在用化工术语）呢？一看，夹杂在土中的一些白色的粉末，便开始分工，女孩子心细，一点一点把这些白的挑出来，总共才一小碗，看来不行。我忽然想起，在厕所的墙上有这样的东西，经过实验，果然是硝，而且含量要比土地里高，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刮墙”的工作。男孩子总比女孩子体力要强一些，

缘

刮完了所有的男厕所，该向女厕所进攻了，可是交给女孩子的工作只进行了一点，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急中生智，我找来一块牌子，写上：管道修理，暂停使用，便大胆地进去开工了。就这样，我们收集了许多含硝的物质。怎么熬呢？想一想：熬硝，可能和煮差不多。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水里的时候，一下子溶解了，大家不知所措，这是多少天的心血啊。女孩子开始抹泪，只好把它放在一旁。谁知，几天以后，随着自然蒸发，碗边上居然有一些白色的结晶体。干脆就把它放在火上，把水熬干，果然随着水的蒸发，一层白的东西露了出来，我禁不住有些欣喜若狂，敲响了所有的房门，叫来小伙伴，来了个“批量”生产。而磺呢？顾名思义就是硫磺。可哪里可以得到呢？听说某些药里有，我当时有一个误区，认为硫磺是“牛黄”，便到药房“偷”了几个牛黄上清丸，折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又听说，火柴头是用硫磺做的，可是当时火柴是凭票供应的，在家里和宝贝一样，不能用。一个小伙伴得知电工用硫磺，用于金属和瓷器的连结。好了！电线杆上的瓷瓶中有硫磺。于是，我们就爬上一些电线杆，那时的电线杆多为木制的，和爬树差不多。寻觅一些废弃没用的或还没有用的电线杆，爬上去，“搞掂”。拿到后，把瓷瓶弄碎，获得了珍贵的硫磺。后来又得知一个工厂的工地，堆着一大堆这样的废弃物，这样我们又得到了充足的货源，我们称为“原料基地”。而木炭则容易多了。那么，分量和比例怎么办呢？我们就逐个试，后来得知：硝越多，爆炸力越强；木炭越多，燃烧性越好。这就是“横药”和“竖药”的区别。我们就用药瓶子（妈妈医院取之不尽）来装炸药，用卫生纸来做引子，又包了一层蜡，来防水。就这样，一个简易的“水下炸弹”做成了。可当我们在水上一通折腾，鱼早就跑了，鼓弄了半天，好不容易响了，但还是一无所获。用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离开远远的时候再炸呢？从《地雷战》里面知道用雷管，可那时候，弄到雷管比登天还难。我想到了用电，于是便找来了电炉上用的丝，可又不可能把电源拉到湖边，又想到了用电池可以把手电筒的小灯泡点远

亮。花缘分钱买一个小灯泡，将它的一端磨弄一个小洞，把炸药罐进去。当我们接上电线，远远地把电池一接，嘭的一声，土制电雷管成功了。把这个“雷管”放在炸药中，我们又加了一根线，接通一个好的灯泡，让它发光吸引鱼，然后再炸。女孩子贡献出饼干渣等用来做鱼饵。就这样，我们胸有成竹地来到了湖边，安放好我们的“炸弹”。月光之下小灯泡在“水雷”里格外明亮，个小胆大的伟伟在水边“侦察”。为了安全，他不知哪儿“搞”来一个钢盔（“文革”时期武斗有的是）。过一会，他向我们发出了“信号”（电影上学的手电筒光）。我一个手势，国威按动开关（必须分工，大家玩才行，重在“参与”），“轰”一声巨响（其实是闷响），我们围了过去，竟然有五六条鱼翻了起来。大家欢蹦乱跳地去捡鱼。后来我们知道，如动作不快，鱼就会活。其实鱼儿是“晕”了，我们称为“小姐们都晕过去了”（电影《列宁在十月》台词）。当我们拿着鱼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愣了（包括大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弄的。每家都冒出煎鱼的香味。从此，我们就多了一条“致富”的路。

后来我们“发明”了高级炸药。一天，女孩子换来一个电光响鞭，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剥开，发现一些银色的东西，伟伟马上断言是“银粉”，因为他爸用过！但是还有些其它物质，搞不清楚是什么。胆大的国斌又充当“尝”的角色（因为我们当时的“分析手段”就是拿嘴尝），没想到一脸苦相，满口通红。大家以为他吐血了。国斌愣是没哭，就是想吐。他慌忙漱口，我看着吐出的水，兴奋地大喊，这是灰锰氧（学名高锰酸钾），妈妈医院里的消毒洗涤剂！我们有了新式“炸药”，威力无比。后来我才知道，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都有可能组成“炸药”。不过，后来我们从炸鱼、炸鸟、炸野兔，发展到竟然去炸猫、炸狗、炸羊！让人家追得到处跑，告到家里。从此便收兵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对解放军的崇拜与日俱增，能够有一顶军帽或是一个腰带就甭提有多荣耀了。尤其是武装带，那